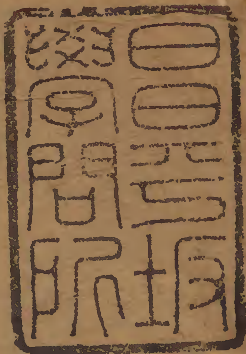


小學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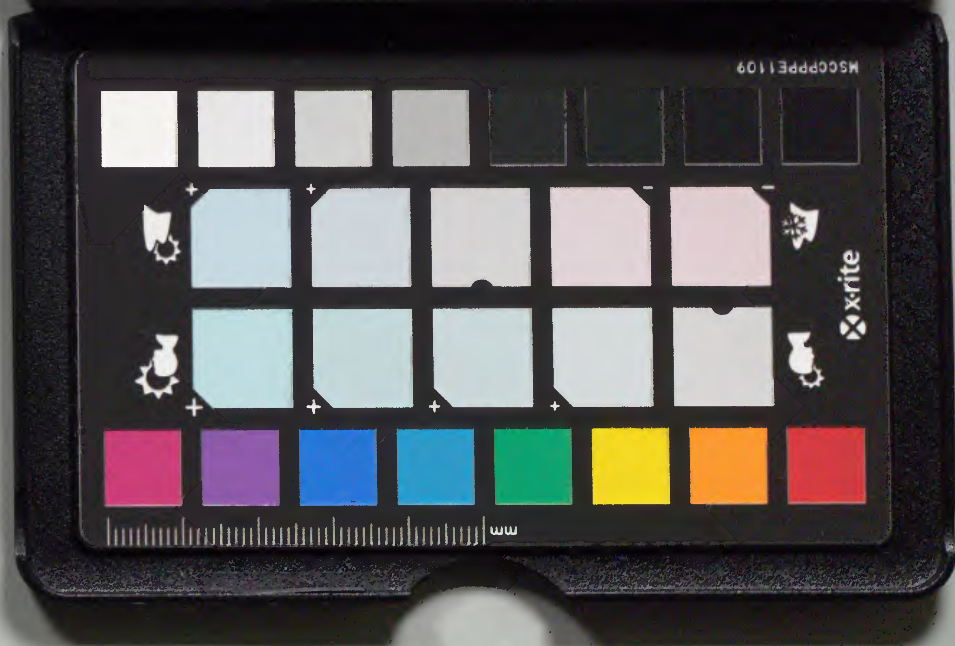
十六之七



			二	漢
		九	四	書
		一	六	門
		八	八	
三	九	一	八	類
二	九	一	八	號
冊	架	函	冊	架

內閣文庫			
九	二		漢
函	四		書
二	三		
冊	六		
架	八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68
冊數	32	(13)
函號	297	92





小學考卷十六

資政奏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文字八

顏氏師古字樣

中興書目一卷

佚

唐書儒學傳曰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

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

顏元孫干祿字書序曰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

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讐校楷書當代共傳

號為顏氏字樣



中興書目曰干祿字書一卷顏元孫謨從子真卿書
真卿序云元孫正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
示讐校楷書時號顏氏字樣真卿參校成一卷名曰
干祿字書

按師古字樣卽元孫干祿字書之所本自干
祿字書盛行世人遂不著錄今據中興書目
所引著之但干祿字書序乃元孫所作中興
書目誤作真卿攷唐書顏真卿傳云祕書監
師古五世從孫顏杲卿傳云與真卿同五世
祖父元孫有名垂拱間是元孫乃師古四世
從孫故傳師古爲伯祖此序當云元孫伯祖

貞觀中云云蓋脫誤也

杜氏延業新定字樣

見顏元孫干祿字書序

佚

顏元孫干祿字書序曰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
杜延業所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
詭衆而難依

武后字海

唐志一百卷

佚

唐書藝文志曰凡武后所著書皆元萬頃范履冰苗

神客周思茂胡楚賓衛業等謨

唐書文藝傳曰元萬頃後爲京兆王子堆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十一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爲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爲謀所得萬頃爲作離合詩爲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爲砍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徒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授萬頃嶺外會赦還爲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譔禁中萬頃與國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

茂右史胡楚賓與選凡謨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等九十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皆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內人垂供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尙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郎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栴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畱賄費盡復入得

賜而出類爲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
之亦熱視不答尋兼崇賢直學士卒

王觀國學林曰唐史則天武氏自制十有二字鑿

而天塋地日囧月○星風君忠臣夷吹廡載年

而則天自名鑿且則天取古已制之字而改易

之意者古人制字未盡善耶亦可謂贅矣案集韻載

則天自制者十有八字於唐史十有二字之外復有

六字如厓人字囧國字之類皆見於當時薛稷所書

之碑則知則天所制者不止十有二字

東觀餘論黃伯思跋華嚴經後曰唐史載武后作十

有二文此卷復有證聖等字當時制字不特十二而

已卷後初按再按皆祕書郎桓彥範署名蓋桓王嘗
作此官本傳亦不載

唐元宗開元文字音義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會要曰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頒示公卿

張九齡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曰右今日日尹鳳

祥宣勅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義微

旨遠文省理該表隸以訓今存篆以徵古衆釋大備

取證於前修片言旁通去嫌於翻字信文思之精一

學術之明準非聖心之善誘焉降情於豪素臣等忝

居近侍再抃發蒙捧戴之誠實百恒品望令集賢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聞謹進

中興書目曰開元文字音義二十五卷元宗譔其序云古文字惟說文字林最有品式因備所遺缺首定隸書次存篆字凡三百二十部合為三十卷今止存二十五卷

集賢注記曰有敕依文字音義改譔春秋毛詩莊子音張九齡奏校理官呂證譔春秋音義鄭欽說譔毛詩音義甘暉衛包譔莊子音義

歐陽氏融經典分毫正字

唐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曰唐太學博士歐陽融譔辨正經典文字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全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

顏氏元孫干祿字書

讀書志一卷

存

元孫序曰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迫斯以降舛謬寔繁

積習生常為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案元孫二字宋寶佑

陳氏本作真卿考唐書顏真卿傳云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顏杲卿傳云與真卿同五世祖父元孫有名垂拱間是元孫乃師古四世從孫故稱師古為伯祖此祕書監謂師古也下云貞觀中刊正經籍即師古

傳所云太宗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於
 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也元孫亦贈秘書後人遂
 誤認故秘書監為元孫不得更言元孫伯祖故秘書
 監因而妄改元孫二字作真卿幾疑此序此書並真
 卿誤矣今據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
 蜀石刻改正
 讐按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
 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
 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
 或詭眾而難依且字書原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
 漸失本真若摭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
 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輯頃因閒暇方契宿心
 遂參按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
 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

去入四聲為次每轉韻處朱點其上具言俗通正三體大校則有三體

非謂每字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愈回曰召之字有相

亂因而附焉謂形形究禱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

藉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

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

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所謂正者

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進

考經注本文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碑書多作八分在別詢舊則有此區別其

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

既考文辭兼詳翰墨升沉是繫安可忽諸周舍之閒

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綆短汲深誠未達於

六
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中興書目曰干祿字書一卷顏元孫謨從子真卿書
真卿序云元孫正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
示讐校楷書時號顏氏字樣真卿參校成一卷名曰
干祿字書以四聲爲次具俗通正三體以經史所用
爲正世之所行爲俗三者之間爲通凡三體

陳蘭孫跋曰干祿字編顏魯公書法也書尙字字尙
體某正某通某俗音分類別如印泥書法中之繩尺
也余少學讀書柰以薑牙歛手虛負是編敬刻諸柳
江精舍與學書者共之時方右文以是干祿或可無
抵授賢良之笑矣若夫心正則筆正又當自得於書

法外干祿云乎哉瑤祐丁巳

四庫全書提要曰唐顏元孫謨元孫杲卿之父真卿
之諸父也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大歷九
年真卿官湖州時嘗書是編勒石開成四年楊漢公
復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缺蜀本僅在宋寶祐丁
巳衡陽陳蘭孫始以湖本鋟木近時揚州馬曰璐得
宋槧翻刻之卽此本也然證以蜀本率多謬誤如卷
首序文本元孫作所謂伯祖故祕書監乃師古也蘭
孫以元孫亦贈祕書監遂誤以爲真卿稱元孫而以
序中元孫二字改爲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訛殊
爲失考其他缺誤亦處處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補缺

文八十五字改訛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還顏氏之舊是書爲章表書判而作故曰千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爲詳核其中如虫蟲啣圖商商凍凍截然兩字而以爲上俗下正又如貞古貌字而云貌正貞通非之作韭芻之作莖莖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雖皆不免千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稱復古以竒怪鈞名言字體者當以是爲酌中焉至二百六部之次序與廣韻間有不同或元孫所用乃陸法言之舊第而廣韻次序乃宋人所改與

魏氏裔介重刊千祿字書

四庫全書目卷二

存

魏裔介重刊序曰自考文之制不行字學之原流迷而失其傳矣勿論書法潦草不善卽點畫之間差錯種種任意增減以訛傳訛蒙師訓之子弟習之其似字而非字者多矣夫大篆起於上古孔子及左邱明諸書用之小篆起於嬴秦李斯胡毋敬改之其曲折規度良不易盡今所用隸書乃程邈因篆而變其勢言其簡便直捷無點畫俯仰但可施之於徒隸耳非古文之初也猶且訛謬若此何其鄙陋不文遜於古人之斐郁也余游宦京邸鞅掌簿書於字學殊覺憤

小學考
憤適有江左顧生投顏魯公干祿字書一冊余覽而愛之蓋顏之字學本於大小篆而行之以已法端莊厚重爲後世字學之冠蘇長公曰文至司馬遷詩至杜子美字至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今觀其辨別點書分晰俗正何其核也學者卽字書而求魯公之書擬諸形容則古人大小篆之遺法可以溯流窮原又寧止爲干祿之資助已哉康熙丁未午日

四庫全書提要曰別本干祿字書二卷唐顏元孫譔其原本已著錄此本乃伯鄉魏裔介所刊卷端加以考證其題炎武按者當爲顧炎武語亦有不標姓名者不知出於誰手或卽裔介所加歟元孫是書本依韻編次而不標韻部之目石本可據此依廣韻加之然原本與廣韻次序實不相同如覃談列陽唐之前蒸列鹽之後仄聲亦並相應考夏竦古文四聲韻稱用唐韻部分者其次序亦與此同知非謬誤蓋當時韻書非一本炎武議其顛到亦非通論也

婁氏機廣干祿字書

直齋書錄解題五卷

存

宋史婁機傳曰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累遷秘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太子得機所著廣干祿字

一篇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
頒官至資政殿學士知福州所著復有班馬字類
中興藝文志曰婁機謨機取許慎說文及諸家字書
按以蔡伯喈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
樣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文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
韻爲廣干祿字書蓋廣唐人顏元孫之書也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唐顏元孫爲干祿字書其姪真
卿書之刻石吳興爲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干
祿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所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
景獻時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爲此書續唐之
舊故仍干祿之名旣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
以干祿百福之義傳會焉

王應麟玉海曰婁機廣干祿字書五卷參校字書凡
一字數義一義數字較其同異並載本原總爲字七
千六百

張氏參五經文字

唐志三卷

存

參自序曰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
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
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
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

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劉子政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集收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

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畧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爲小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按經本送尙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

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陸氏釋文自南祖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卒以所刊書於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旣字帶或體音非一讀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未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眞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漕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石

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于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畧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紀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

林罕字原小說曰大歷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

崇文總目曰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

顏傳經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爲一百六十非緣經見皆畧而不集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唐國子司業張參謨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顧炎武日知錄曰張參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繆失甚有功於學者

朱彛尊跋曰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尙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與問國學記其初涂之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皞

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卽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場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畱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觀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

石柱題名參會人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歷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各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

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旣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尙存參書幸附刊於石顧學者東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趙昱跋日記十九翻有文淵閣鈐記乃前明御府故物也按王伯厚玉海云中興書目字樣一卷開成丁巳唐元度譔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以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爲一編後周廣順三

年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宋重和元年言者以張參唐元度所譔辨正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然則元度作書本旨原以補參書因以並行至後周始合之一刻於周之廣順再訂於宋之重和此書遇宋代廟諱如郎桓等字皆闕筆而唐廟諱如虎淵世等字俱增添改正其爲重和本無疑又按馬氏通考既引崇文總目列九經字樣一卷又引陳氏書錄列五經字樣一卷俱云唐元度譔且於五經字樣下采陳氏解題云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經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爲家藏書籍之最古者不知元度所譔爲九經非五經也意陳氏所見卽田敏合編因以參書統爲元度所譔耳今二書附鐫西安石經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到損漫漶處後人率意羈入非復開成之舊近時顧亭林云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刻本間有殘闕無別本可證而竹垞朱氏五經文字跋亦云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遂舉以爲四缺事之一以兩君子之博物猶不能一見余生何幸獲覩舊閣收弄使眼花復明洵乎書叢之至寶也又是書四明全祖望謂爲王荆公所定本荆公欲作新經先成字書其事詳見宋會要並附識之

四庫全書提要曰參里貫未詳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傳序稱文宗定五經劂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誤也考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編旁爲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酒皞博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背施陰關使衆如一觀此言可以知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版至開成間乃易以石刻也朱彛尊跋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考冊府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此經刻本在印版書甫創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傳耳今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然曰璐雖稱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尙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脫去畢字注十九字整字併注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真焉

唐氏元度九經字樣

唐志一卷

存

元度序曰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
聰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原
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迹
之乖方由是遂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
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歷中司業
張參掇衆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
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
規今刪補穴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
采其疑誤舊未載者謨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
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傍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
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
雅言執禮誠愧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
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
目已舉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

唐會要曰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
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
袋唐元度狀準太和七年十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
字體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
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
依字書參詳改正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
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

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紕誤從之

林罕字原小說曰開元中唐元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爲經設故附見於此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遂爲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王應麟玉海曰唐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以考正俗體訛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言者謂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

陶宗儀輟耕錄曰唐元度不知何許人文宗時待詔翰林作九經字樣辨證繆誤

程大昌演繁露曰智者勑物雖則云勑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智也古未有科斗鳥迹實發制字之智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墜帚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訓石爲碑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于唐張參輩於九經字樣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概經史其故何也後唐長興三年始詔用西京石經本雇匠雕印廣頒天下宰臣馮道等奏曰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則其發之端可驗矣

顧炎武曰知錄曰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曰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元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版本聞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并屬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汎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朱彝尊跋曰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於土繼雕於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

林待詔唐元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謨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於國學剏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於元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四庫全書提要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書知其開成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大和七年二月勅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四百二十一字依倣五經文字爲七十六部前載開成二年八月牒云准大和七年十二月敕覆九經字體者今所

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諸經之中別有疑闕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卽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謬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文字之末蓋二書相輔而行當時卽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地震二書同石經竝損闕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閒傳寫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方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註某反或註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注者則云某平某上就四聲之轉以表其音是

又二書義例之異云爾

小學考卷十七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啓昆編

文字九

郭氏 忠恕 汗簡

宋志七卷

存

宋史郭忠恕傳曰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也幼能誦書屬文七歲童子及第兼通小學最工篆籀又善史書弱冠之年漢湘陰公辟爲從事公在徐州同府記室董裔與忠恕情意不叶因爭事忠恕拂衣辭去周廣順初召爲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周易博

士皇朝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誼競於朝
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坐貶乾州司
戶參軍乘醉毆從事范滌擅離貶所削籍隸靈武其
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踈弛逢
人無貴賤輒曰猫有佳山水卽淹畱不能去或踰月
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卽鑿河冰而浴
其傍凌斯消釋人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室重複之
狀頗極精妙多遊王侯公卿之家或待以美醞預張
紈素倚於壁乘興卽畫之苟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
而去得其畫者藏以爲寶太宗初卽位聞其名召赴
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於太學令

刊定歷代字書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上憐其才
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讟時政擅鬻官物取其直
詔減死決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至齊州臨邑
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其面俯窺
焉而卒所定古文尙書并釋文並行於世又有佩觿
三卷論字所由校定分毫有補後人亦奇書也
忠恕自序曰汗簡者古之遺像後代之宗師也蒼頡
而下史籀已還爰從漁獵得其一二傳寫多誤不能
盡通臣頃以小學蒞官校勘正經石字繇是諮詢鴻
碩假借字書時或采掇俄成卷軸乃以尙書爲始石
經說文次之後人綴緝者殿末焉遂依許氏各分部

類不相閒雜易於檢討遂題出處用以甄別仍於本
字下直作字樣之釋不爲隸古取其便識與今文正
同者惟目錄之外不復廣收切韻玉篇相承紕繆體
既煩冗難繕牋毫有所不知盡闕如也

李建中題曰汗簡元闕著誤人名氏因請見東海徐
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舊曰字郭永崇字注腳趙
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矣郭忠恕仕周朝爲朝
散大夫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

李直方後序曰汗簡郭宗正忠恕集成之後儒家罕
有得者余訪之久矣近聞祕閣新本乃集賢李公衍
修公名建中公素居外任橐艸祕於巾箱中大中祥符四

季罷西京畱臺歸闕果以此書示余余謂公曰結繩
之後倉頡史籀製作已來三王與霸國文字或有異
同始皇兼天下李斯爲小篆可謂至哉而遭秦之所
劫者盡在此矣時五年正月九日也余尙判步軍糧
料尋奉綸旨主在京博易兩司事務皆繁難而勾檢
摧估之餘得之摸寫至三月二日方畢雖筆跡駑弱
有愧於名賢且樂善君子必憫余畱心於此道焉天
禧二年七月十七日

鄭思肖題後曰汗簡一編乃艱忠恕所集凡七十一
家字蹟爲證古尙書爲始石經說文次之觀其原委
深有自來嗟夫字學之始始於蒼頡無字之字天真

小學考
三
粲然有字之字筆法宛然古無筆筆於秦至秦而小篆生矣今人率皆遺小篆之法不古之尚而今之尚流而愈流忘本亦是古人製字良各有說特後世莫知其故傳之久而復久不免有舛謬竟哀其本真汗簡之促追古法於既泯涿新傳於元窮範公之功多矣後之業字學者可不知之庚寅六月所南範思肖爲山礪葉君題汗簡後

朱彝尊跋曰汗簡六卷略叙目錄一卷周宗正丞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科斗畢具其書目多後世罕見忠恕別誤佩觿宋史藝文志並著於錄佩觿有雕本而是編無之子偶得舊鈔一

冊愛其奇古又一依說文始一終亥次序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尾錢唐汪主事立名堅請發雕遂鈔諸棗木嗚呼小學之不講俗書繁興三家村夫子挾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以爲兔園冊問奇字者歸焉可爲齒冷目張也予也僑吳五載力贊毛上舍辰刊說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說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好事之君子鏤板行之者庶幾學者免爲俗學所惑也夫

汪立名跋曰韻宗正汗簡見宋史藝文志與佩觿並

列自夏英公集古文韻而下凡小學之書亡不援据
然其書恆不多見若鼂氏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
崇文書目皆但載佩觿而未有及此者書缺簡脫在
當時藏弄家已如是惟蓋滕囊之割散不足歎也近
從秀水潛采堂朱氏獲見舊鈔本六卷後有序目一
卷編次古雅不改許叔重始一終亥之序嘗慨近今
所行說文緯以四聲無復舊本面目是猶引唐法讞
漢獄其不可必有辨者矣是編不沒庶幾古小學之
遺焉錢唐汪立名梓諸家塾而識厥緣起於端因其
謄寫工善遂用原本鏤版卷末有鄭所南跋尾一篇
並仍之康熙歲在昭陽汁洽涂月臘日

錢曾敏求記曰郭忠恕汗簡七卷上中下各分二卷
末卷爲略例目錄李建中序爲郭宗正忠恕誤引用
七十二家字蹟其體例倣說文故以目錄置卷尾孱
守居士云此書亦有不可予意處如沔沔字俱從水
今沔從沔沔從方膾應從月而入脊部郤應從邑而
入谷部駛應從馬而入史部朽應從木而入歹部等
類雖因古文字少未免援文就部以足其數而核其
實則非也孱守居士爲吾友馮舒已蒼別號癸巳老
人藏書率多異本吾邑之宿素也

四庫全書題要曰是書首有李建中題字後有附題
兩行稱忠恕仕周朝爲朝散大夫宗正丞兼國子書

學博士疑亦建中所記然據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及蘇軾集所載忠恕小傳並稱宋太宗時召忠恕爲國子監主簿後流登州道卒則不得爲周人又陶岳五代史補載周祖入京師時忠恕爲湘陰公推官面責馮道之賣國則先已仕漢題周更誤矣宋史藝文志以此書與佩觿並載而鼂陳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則在宋代亦罕見此本乃宋李建中得之祕府大中祥符五年李直方得之建中初無誤人名字建中以字下注文有臣忠恕字證以徐鉉所言定爲忠恕所作其分部從說文之舊所徵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注之時王球呂大臨薛尚功之書皆未出故鍾鼎闕焉其分隸諸字卽用古文之偏旁與後人以真書分部案韻繫字者不同鈍吟雜錄載馮舒嘗論此書以沔沔腴駛諸字援文就部爲疑然古文部類不能盡繩以隸楷猶之隸楷轉變不能盡繩以古文舒之所疑蓋不足爲累且所徵七十一家存於今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後來談古文者輾轉援據大抵從此書相販鬻則忠恕所編實爲諸書之根柢尤未可以忘所自來矣

錢大昕跋曰三代古文奇字其詳不可得聞賴有許叔重之書猶存其略說文所收五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經典皆用古文說閒有標出古文籀文

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也且如書中重
文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籀體矣豈篆
文亦祇此數字耶作字之始先簡而後繁必有一二
三然後有从弋之式式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式式
式之下吾是以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弋
古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銳小篆則豐銳停勻叔
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說文
爲秦篆別求所爲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郭忠恕
汗簡談古文者奉爲金科玉律以予觀之其灼然可
信者多出於說文或取說文通用字而郭氏不推其
本反引它書以實之其它偏旁詭異不合說文者愚

固未敢深信也予嘗謂學古文者當先求許氏書鐘
鼎真贗雜出可采者僅十之一至如岫嶁文滕公石
室文崔彥裕纂古之類似古實俗當置不道而好怪
之夫依仿點畫入之楷書目爲古文徒供有識者奉
腹爾

郭氏 忠恕 佩觿

崇文總目三卷

存

忠恕自記曰佩觿者童子之事得立言於小學者也
其一日造字之旨始於象形 孔子曰牛羊之 中則止
戈反正 傳止戈爲武 而省聲生焉 禮鷲蟲攫搏鄭注
反正爲之 从鳥螿省聲今作

鷲省非也說文云从執聲至若春秋姓氏地名更見尚書宋齊舊

本隸寫古文學者知之不可具舉有以冰為凝說文冰魚

陵翻亦互用之有以渴音竭說文字林渴音古古文以貞

為鼎籀文以鼎為則其矛楯有如此者刑罰从寸古

如此謂持刀晉人元命應對从士古對如此漢文帝

苞改刀作寸寸法也應對从士古對如此漢文帝

口从壘惡太盛古壘如此言决罪三日得宜媒貴為

神月令法以其高其立教有如此者衛夢之字是謂

隸省本傳前審之字是謂隸加本傳詞朗之字是謂

隸行本傳寒無之字是謂隸變本傳其逸駕有如此

者塗泥為途說蝨蝨為早暮黨與為取与胃子為甲

古文尚書作

胃其相承有如此者當塗縣今戰洞之文為熒澤秋後序穆公之謚既作

在宣州當塗縣今戰洞之文為熒澤秋後序穆公之謚既作

繆史傳滑洧之詩又作漆詩與說其遷革有如此者

佳人之為嘉期佳美也五禮婚姻曰嘉慶善僅得之

為近遠僅以身免僅得中算僅有存平生之為外甥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即从其淺陋有如此者五十二

男是此三字李祭酒涪說其淺陋有如此者五十二

家書都來穿鑿今五十二家書並不合本體必三百

六十體更是榛蕪王南賓存又切韻首列三百考字

左回老字右轉謹案考从万万苦果翻老从匕匕火

也其野言有如此者雀鷓胥恭之鷓鎗鏗音義之鏗

澆潑普末之潑此皆非古字王存又切韻其備率有

如此者昭穆義舛李祭酒涪說為漢諱昭錯改音韶

昭為侶蓋 杖杜文乖 杖大計翻北齊河北毛詩本多借音耳

人多笑之 屯 陽倫卦之屯音豚五經文字以屯為屯聚之屯 胡母

之母 無音用母序如此失矣 其濫讀有如此者馬

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苛為止句虫為詘中 言不合諸經解

字已上其說文 埤蒼云畛則尔有田古今訓地乃土

乙力 張顯中興書舟在二閒為舳 彌亘字从二閒舟

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春秋說人十四心為德詩

舟在二閒為舟航字謬也

說二在天下為酉國志口在天上為吳晉書黃頭小

人為恭參同以人負告為造新論之金昆配物 謂銀字以

金後漢之白水稱祥 時王莽作剪刀錢文日貨泉有

自中興已下至此 馮則行馬水邊 符融斷獄有書生

皆出顏氏家訓

乘馬一邊淫一邊乾又見天上 幽則挂絲山上 齊志

水中各一日融日此必馮昌也

德夢挂絲山上占者日其為董識千里草 董卓秉政

幽州乎秋七月拜幽州刺史

里草何青青十日春占一日夫 謝小娥傳父夫為盜

卜不得一日生

春門東艸乃三刀之夢為州 王濬夢懸三刀於梁上

八人之詞有火 萬回於閩鄉市叫日今夜合者人一

口 魏武帝嘗賜羣臣酪器上書貞者与上人 梁武帝

與人爭田帝狀後書一貞八女之解祿山 沙門一行

字劉顯日貞與上人也

子絲衣裳端坐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 兩日之詳季

自滅亡一止正字也八女一作一止

號晉郭璞云永昌有二日之象其後隆 夢乘必驗丁

夢井中生乘以問趙直直日乘者 賜乘先知 呼東方

四十八字君壽不過四十八卒

朔來來遂進前帝再叱之朔日兩來乘字再詠尹成

叱四十九也陛下欲賜臣棗四十九枚也

章唐蘇許公詠尹氏日丑有餘足稱朱表識星在十

宿之下知星者日斗下吉乃十一口鍾輅前定錄杭

木朱字朱姓當王也州臨安令張宜

求官唱名前三日夢女子日妾有十杏為十八日業

拾遺云隋煬帝南幸江都杏娘侍側帝作坼其寓言

有如此者縹緇鐘鐺代紺盞鑊之字鑿祠槐煥作

髻鴟魁炙之文己上出顏三蒼用舛作尼邱之尼字

林用准為平準之準軍陳直吝為陣始於逸少小學

形景於領為影本乎稚川苑忌諱出自宋明以駒馬

翻草創起於天后唐天后以丙並文帝之隨中去隨文

齊不違寧處故去次山之昏畔加荒元子諡隋其

多僻有如此者古章貢水合為顛感紺二音水之單

名今高邑城本是鄙之一字地在常山本名鄙鄙火

為高其離合有如此者改鄭為莫綠類鄭以難分更

幽為邠因似幽而致誤其祛惑有如此者故唐元宗

具魯國河水河音時出吳興大舩戶剛翻出釋文序

船之澗則申州川名澗音師出申州餽則登真藥訣

登真隱訣有餽飯方已其獨擅有如此者尚書考異

王乘馬首開元文字子在母懷干祿書以缺字从垂

旁唐元度以弁互為隸省其不典有如此者鼓字从

支蛇字从也陝字从夾陝从夾夾式冉翻从二出恐

字从凡其繆誤有如此者鼃鼃以龜辭亂从舌席下

著帶惡上安西此四句出釋文序其俗訛有如此者金華則

金畔著華牕扇則木旁作扇此二句出顏氏家訓飛禽即須安

鳥水族便應著魚蟲屬要在虫旁草類皆从兩中上已

出陸氏釋文序其蕪累有如此者其二曰四聲之作始於譬

況蓋孔子受經之說中則近煙傳左輪朱殷杜注云字音近烟為殫禮壹戎衣鄭云

壹當而翻語生焉孫炎所作魏朝以降蔓衍實繁世變人

移音訛字替徐仙民翻易為神石郭景純翻餒為羽

鹽劉昌宗用承音乘許叔重讀皿為猛先儒傳授不

敢弛張迨乎切韻之興屢加釐革即支章後脂旨夷

魚語居虞遇居共為一韻先蘇前仙相然尤羽後侯

乎講俱論是切已上陸氏切韻序又云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

異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人用其鄉相傳非一同

言異字同字異言或失在淺浮或滯於沈濁北人言

者多為一例如而靡異邪不定之詞也弗殊莫辨復扶又

也復音服返也寧論過古禾翻過古臥翻超過已有以見

知如字之為知貞義謀子孫如字之為孫失因讓是謂四

聲徵召如字之為召上照公小大如字之為大他蓋學乃

从一韻敦都昆厚之為敦丁聊弓書卷已倦之為龍

卷古本又依旁紐陶如字邱之為臯陶余昭鄉黨如字之

為黨之仰氏即用鄰音人如字民之為人音小君獻如字酬

之為獻辛禾象全借別字其約文有如此者國風如字

之為日風去聲男女如字之為女尼據于名譽去聲之為毀

譽平聲大象賦云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自敗字如

之為敗補邁他出釋文序亦其求意有如此者纂作

冪禮經薦作遺左傳音義一而體別水為林南方謂

水為火為焜許尾翻吳楚之間謂形聲異而物同皿

更立一音者非音盜明丙佳說文古音街字意同而

讀異其交相有如此者二百為陌音秘二十為什音入

門稽聖賦云魏姬何多一孕三十為卅先合四十為

卅先入其務省有如此者非音敷幾按非平聲為芳

幾平聲為庶幾上上平孰別借音子射按借去聲為

借貢射去聲為執射僕去入難分陸氏釋文序云書

前儒或用假借為其疑韻有如此者衣被之為覆被

於上去而曲分不如易之為不方后藏就故實而押

韻其拘忌有如此者牛車之車尺遮翻本讀若居樂

只之只之尔翻本讀若質卷予之予戈汝翻本讀若

余朝廷之廷徒勁翻本讀若亭其變古有如此者顏

淵之淵烏平讀之如泉水名之治直知直讀之如理

其避諱有如此者田陳郝郤史籍互書陳完奔齊以

記謂之田氏又郝郤二姓號郭韓何周號叔亦謂之

皆望在河南故史有互文號郭韓何郭叔又周武王

母弟唐叔虞後封於韓韓滅子孫分散載筆通用其

江淮間以韓為何隨音生變遂為何氏載筆通用其

聲近有如此者万俟為墨祈龜茲為邱慈闕氏為燕

支令支為零岐其方言有如此者濫翻居沼沼當為

又說陸氏項切許緣緣當為綠顏攻公分作兩音登

升共為一韻兩句出陸氏釋文其馭音有如此者跽分莊貞

津還王南賓存又說此字也又云斬入其音續入夷音不可名為切韻彗分徐醉祥

歲芑切墟里祛豨攻切古紅古冬已上李審言所進切韻中多如此誤

其淆溷有如此者拾如音拾涉音級弟如日弟但音勞辟

字如為辟頻世席其贅韻有如此者諸家以經史借用字加陸氏切韻本

為王南賓存又刪之若干為若柯俗謂若干為若柯點竄未盡於今尚有

變等物為底物又俗以何等物為何底物亦音訛變也已上出顏氏刊謬正俗胡樂

聾婆之號搜神記謂琵琶為聾婆仲舒下馬之陵長安有董仲舒墓人過者

多下馬因名曰下馬陵今轉語名蝦蟇陵矣事出兩京記故白氏琵琶引云家近蝦蟇陵下住河朔

謂無日毛漢書毛音無巴蜀謂北曰卜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音無思不服取其協韻有遺風矣古歌得云丁紇開元宗朝引船歌云得翻紇董紇

那也紇那得董邪河裏詛音雞曰古黎史侯思正出

船車夷揚州銅器多屬斷屠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

自卑隸言音不正時屬斷屠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

翻黎豨魚虞驢翻朱俱居不得契翻弋空與米彌

獻可所笑天后知之崔鉢囉護嚕之文內典加口而

彈舌佛經真言彈舌者多非本字麒麟琵琶之字才

子從俗而入聲近代文集其尚俗有如此者其三日

傳寫之差始則五日三豕閏月為門五日三豕帝虎

魯魚又書三傳帝成虎中則興雲剖疑詩云有滄葦

作興雲者誤顏繕完先覺傳云繕完葺牆重復其字

黃門之推說繕完先覺者三完當為字李祭酒涪

說雞尸虎穴之議太史公記曰寧為主則口當為尸後漢

樊畢為天水守京州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畢妒媚

城寺齊代江南本穴皆誤作六並傳寫失也妒媚

提福之殊音妒也義見世家又漢書禪福上字从示

音匙匕之匙俗楊震之鱣非鱣鱣音善是也作丞相
或从手誤也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狀王摎毒變
之林是狀縮等議於海上俗作隗林者非也
摎音劉是作田肯云宵漢書田肯是削柿一作施
摎音劉是作田肯云宵漢書田肯是削柿一作施
脯柿芳吹翻風吹削鼓木用最灌木為鼓木周續毛
本作最皆非也自雞不齊之稱必賤調伏之伏作必
口已下顏氏家訓說鄧侯南陽文穎曰鄧音贊日有
祭酒說蕭何之目鄧侯南陽文穎曰鄧音贊日有
縣字音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差屬南陽者音贊案茂
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字作鄧音贊今皆鄧字所由亂
也臣案說文別有鄧字元二之文古今說異後漢書
音在戈翻未知孰是元二之文古今說異後漢書
永初元年冬時遭元二之災李賢注日元二即元元
也古書字當作再讀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
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
或附之百六甚為誤矣今岐州石鼓錄凡重言者皆
義亦同此丞尉之印偏旁亂真漢書伏波將軍馬援

軍印書伏字大外向成臯令印臯字為白下本
丞印同恐天下羊尉印白下人下羊印一縣長吏印
文不曉古文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同薦曉古文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書以恣作恕音或本云古恚怒之恕字今禮記以
視為古字又禮記注以視為古示是故老子上卷改
載為哉唐元宗朝詔朕欽承聖訓覃思元宗頃改道
然遂錯綜真銓洪範一篇更頗音陂唐元宗頃改道
因成注解云洪範一篇更頗音陂唐元宗頃改道
雖匪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
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
無偏無頗又周王之誼三復斯文竝皆協韻唯頗一
實則不倫又周王之誼三復斯文竝皆協韻唯頗一
頗音陂之與頗訓誥無別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陂則
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隊缺傳受之際差舛
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驗
以為然終非獨斷宜改頗字為陂仍宣示國學
二篆亦部居有證大率五百四十部以小學變八分則

筆削難安八分之說流俗有二或曰八分篆法二分

說皆非也謹案書有八體一日大篆二曰小篆三日

刻符四日蟲書五日篆印六日署書七日殳書八日

隸書漢蔡邕以此法為之八分體蓋八蔡中郎以豐禮

豐翻李丞相持束千賜作亦此二字李少刊謬正

俗混說逢逢逢逢風翻迎也字从逢逢有馮丑父字从逢步

逢妄為別字釋氏刊謬正俗乃云逢姓之逢與逢遇之

假借逢逢文別豈可雷五經字書不分按校

則曰可知而不可行謂冰凝竭渴之類檢本驗張司

業參又云久訛而不敢改五經文字則有寵字

為寵力孔錫思歷字為錫余章用父代文將无

亡夫混无巴利若斯之流便成兩失已上釋有以毆

擊之毆鳥口為毆起真逐邊徼之徼古弔為傲古堯

倖竈杖之栝他念為栝古活柏水名之濕他弔為下

涇深立地名之邢口堅為邢戶丁侯草名之苞平表

為厥包百茅盼恨之盼下計為盼匹覓兮深宓之宓

明筆為慮房福賤科厄之厄牛果為困厄於草進趨

之本土刀為本布袞末三十卉先合為百卉許貴來

徼之徼古額為假工下手校尉之校尸教為比按古

翻冥昧之昧莫佩為見味莫撥天折之天於小為天

於昭如已上經蛇虫之虫許鬼為蟲直中豸文爾蟲

豸之豸為獬廌丈買獬廌之廌為舉薦即見鍊鎔之

鍊德紅為鍛鍊來見墮張之墮許規為惰徒果慢獸

名之獾音葛見為田獵力業堤滯之堤丁禮為隄丁

翻防奔趨之趨直知為進趨七俱逮及之逮徒計

為殆且草名之華兵苗為筆札人姓之受都導為承

受糜鹿之鹿力谷為精麤千胡湏爛之湏火外為斯

須相兪蚯蚓之蚕他典為蠶才舍繭構櫨之開皮變

為關古還捷聶語之聶才入又為胥相居徒正直

之正八分為匹片一敵迎這之這魚變為者回刺戡

之戡竹甚為伐苦含難容兒之兒莫教為完胡官全

牝牡之牡莫厚為壯之狀麗羨羊之美古刀為美明

翻惡焦僥之僥五聊為徽古堯倖振旅之噍徒年為

瞋亮人怒羨鍼之鈿章容為鉛余專錫僭他迭悅他

翻之僭為踰僭子念木柵一作之砦土介為指擦千

翻帆舡之舡古容為舟船土緣苾蔣之苾古胡為瓜

古華果鈇樾之樾知林為桑甚石稔菑吝之菑方美

為圖同奴謀交互之互胡故為氏丁禮宿水名之派

古胡為宗派匹賣下卸之卸思夜為郵于求亭鳥鳴

之咬古肴為齧五狡齧已上其順非有如此者刀

有都高丁聊二翻俗別為刁兪有丑救弋駒二翻俗

別為俞箸有陟句知主呈略知虐四翻俗別為著慙

有牛吝五八二翻俗別為慙椎有尺佳他回二翻俗

別為推今蜀中从手足之才者音尺佳翻台有湯來羊支

一作合

屏有必郢皮經二翻俗別為屏

否有方久符鄙二翻俗別為禿單有都安上演二翻

俗別為單奈有亦居成遮二翻俗別為余蓼有盧小

連竹二翻俗別為慕畫有胡賣胡麥二翻俗別為畫

句有九遇古侯古候三翻俗別為勾拔有蒲八蒲末

二翻俗別為拔索有先各所載二翻俗別為索王有

欣救魚錄息足相逐四翻俗別為王乾有古丹求焉

二翻俗別為軋沈有直林式稔二翻俗別為沉華有

戶瓜呼瓜二翻俗別為花其浮偽有如此者於是聊

舉三科仍分十段三科見上十觸類而長實繁有徒

至若仲子手文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大夫士衡灑血陶侃

字士衡灑桂陽鶴列仙傳桂陽蘇耽得仙後忽有

血成公字白鶴數十集郡東門樓上以

畫地作字曰城郭是人民非三司農牛角漢末大司

百年後當復歸咸謂是耽焉成字事符語恠又何閒焉

最公武讀書志曰皇朝郭忠恕取字文相類者別其

所從以檢訛舛上篇論古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

博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

先誤觸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狂縱數犯法忤物

得罪其死時頗異世傳以為尸解

張士俊跋曰佩觿一書考諸宋藝文志與汗簡竝列

皆郭宗正忠恕所誤述其佩觿尤詳變隸以降字學

浸失之由其書世不多見康熙歲在昭陽協洽秀水
朱檢討曰汗簡授汪子立名付梓閱三載四方士大
夫雲集蘇州而竹垞查田晚研忍齋樸邨競好古學
寓水周林論及字書余曰汪子之僅刻汗簡而佩觿
未及見爲恨忍齋起謂余曰行篋適帶之子能廣其
傳剿大奋也噫忍齋之心公矣余敢不敬承之爲細
加讐較而授之梓旣成而忍齋卒余哭之其靈而酌
之酒以歸其原本嗚呼余可忘此書之所自哉因并
誌之於此時康熙歲上章攝提格

四庫全書提要曰此書上卷備論形聲訛變之由分
爲三科一曰造字二曰四聲三曰傳寫中下二卷則

取字畫疑似者以四聲分十段曰平聲自相對曰平
聲上聲相對曰平聲去聲相對曰平聲入聲相對曰
上聲自相對曰上聲去聲相對曰上聲入聲相對曰
去聲自相對曰去聲入聲相對曰入聲自相對未附
與篇韻音義異者十五字又附辨證舛誤者一百十
九字不署名字不知何人所加以其可資考證仍並
存之惠棟九經古義嘗駁忠恕以示字爲視而反以
視爲俗字今攷其中如謂車字音尺遮反本無居音
蓋因韋昭辨釋名之說未免失於攷訂又書號八分
久有舊訓蔡文姬述其父語自必無譌乃以爲八體
之外別分此體強爲穿鑿亦屬支離至於以天承口

爲吳已見越絕書而引三國志爲徵景爲古影字已見高誘淮南子注而云葛洪字苑加彡案此沿顏氏家訓之誤又陶侃本字士行而誤作士衡東方朔以來來爲棗本約略近似而遂造棗字均病微疎然忠恕洞解六書故所言具中條理如辨逢姓之逢音皮江反不得讀如逢遇本字證之漢隸字原逢字下引逢盛碑通作逢則姓氏之逢雖通作逢亦仍作皮江反可證顏師古之譌又若辨用里本作角里與角亢字無異亦不用顏師古恐人誤讀故加一拂之說證之漢四老神位神胙几石刻用里實作角里與此書合則知忠恕所論較他家精確多矣

司馬氏光名苑

通考

佚

宋史司馬光傳曰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薨年六十八諡曰文正

光自序曰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乃至於百姓無所措手足甚矣聖人重名之至也劉子政述九流有名家者流曰尹文子公孫龍子等凡七家尹文子今存其術雜黃老刑名之言耳餘書

更歷久遠世鮮傳之今有孫氏釋名蓋亦其類也昔者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深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戒其後復爲也兩漢以來儒者務爲此態旁貫曲取紆辭蔓說至有依聲襲韻強爲立理誠可憫笑者甚衆此非宰我栗社之比邪今釋名之文亦猶是矣抑亦失聖人之旨遠哉愚嘗念之久矣聞因觀經傳諸書有可以正名者因記之竊以爲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爲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辨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

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爲時遷物變者亦略敘其沿革欲人知其原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慷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僞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司馬氏光等類篇

讀書志四十九卷

存

類篇後附記日寶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丁度等

奏今修集韻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
乞委修韻官將新韻添入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
行時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修纂久
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
四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秘閣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
立同加較正六年九月宿遷樞密副使又以翰林學
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鎮出知陳州又以龍
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已成書繕寫未畢至四
年十二月上之

蘇轍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
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

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
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
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
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
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之變曲盡蓋景
祐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之書既而以爲有形存而
聲亡者不可以貴得於集韻於是又詔爲類篇凡受
詔累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
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
之爲政登龜取鼃攻梟去蛙之法無不備具而孔子
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爲之說夫此將以

應天下之無窮使待天下之物使處如治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爲類篇以說文爲本而例有九一曰視槩異釋而啞啞異形凡同音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異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牀之在艸彡之在夂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雱古氣類也而今附雨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禿之附天禿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玉泐之爲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呂白之加𠂔凡集韻之所

遺者皆載於今書也九曰黻之附小彘之附彘凡字之無部分者皆以類相聚也推此九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每篇分上中下總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具於後云

中興書目曰類篇四十五卷治平四年司馬光上先是寶元二年翰林學士丁度言今修集韻增字既多與玉篇不相參協請將新韻增入別爲類篇詔王洙修纂胡宿范鎮繼之至是書成凡四十篇目錄一篇每篇分爲上中下總四十五卷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爲本

鼂公武讀書志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爲本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丁度等旣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旣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爲類篇與集韻並行自寶元迄治平乃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五十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爲本而例有九云

朱彝尊跋曰類篇十四卷卷分上中下凡四十二卷附目錄三卷於後先是丁學士度奉詔修集韻奏乞委修韻官別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於是王檢討

洙胡學士宿掌光祿禹錫張大理次立范學士鎮司馬學士光先後排纂成書草創於寶元二年十一月至治平四年十二月上之朝洵非易也自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七章漢閭里書師合中車府令高爰歷太史令敬博學并爲一篇揚雄班固順續之杜林注之永元閒汝南許慎說文解字行分別部居凡十四篇始於一終於亥由是梁顧野王誤玉篇宋徐鍇作繫傳咸發明說文之旨治平中類篇書出推原析流而輕重淺深清濁之變迭用芴求猶不改倉頡篇部居之舊先民之規矩略存焉後此而始一終亥之序莫有講習者矣書成於范氏而進於司馬氏篇首冠以

序係眉山蘇轍之文爲范學士作

又彝尊誤曹寅合刻集韻類篇序曰六藝其五日書
書有六體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聲成
文謂之音保氏以書教國子大行人屬瞽史諭書名
聽音聲六體形聲獨多左右上下外內審其形而聲
從焉國史六書著錄次於經典唐宋小學恆與大學
並設分教弟子紹興中猶然淳熙以後更灑埽應對
進退之節爲小學徽國文公別誤書一編頒諸學官
功名之士習四子書麤通一經足以應舉開口代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朝士取其辭爲諸生法
式古文奇字安所用之昌黎韓子有云凡爲文辭宜

略識字江都李氏亦云人讀書須是識字其亦不得
已而言之也與今夫聲音文字之學講之正非易易
已五方之民風土各異發於聲不能無偏輕土多利
重土多濁北人詆南爲馱音南人詆北爲荒僖北人
不識盱眙南人不識盩厔此限於方隅者也楚騷之
音殊於風雅漢魏之音異於屈宋此易於時代者也
書文旣同而音之不一者統歸於一斯聲音文字必
相輔以行而義始備也方今文軌之盛包海內外野
無遺賢終始典學香厨中簿之藏分授詞臣編纂會
粹而通政司使巡視兩淮鹽課監察御史曹公奉命
編書全唐詩歷五年所較舊本廣益三百餘篇寢諸

棗木進呈復念詩之醇庇一本乎韻韻之乖合與於
六書既錄玉篇廣韻又求集韻類篇善本讐勘雕印
以行學詩者得而誦習之既免四羊三豕之失而音
無奪倫紐分珍域注相引證庶乎取諸左右逢原矣
夫

四庫全書題要曰舊本題司馬光誤景定癸亥董南
一作光切韻指掌圖序亦稱光嘗被命修纂類篇古
文奇字蒐獵殆盡然書後有附記曰寶元二年十一
月翰林院學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韻添字既多與顧
野玉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修韻官將新韻添入別
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時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

王洙在職詔洙修纂久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
林學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祿卿直秘閣
掌禹錫大理寺丞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
樞密副使又以翰林學士范鎮代之治平三年二月
范鎮出鎮陳州又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
已陳書繕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然則光於是
書特繕寫奏進而已傳爲光修非其實也書凡十五
卷每卷名分上中下故稱四十五卷末一卷爲目錄
用說文解字例也凡分部五百四十四其編纂之例
有九一曰同音而異形者皆兩見二曰同意而異聲
者皆一見三曰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四曰變

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五曰變古而失真者皆從古
六曰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特見七曰字之失故
而遂然者皆明其由八曰集韻之所遺者皆載九曰
字之無部分者皆以類相聚考集韻所收併重文爲
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此書凡文三萬一千三百
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僅五萬三千一
百六十五字較集韻所收尙少三百六十字而例云
集韻所遺皆載者蓋集韻重文頗爲雜濫此書凡字
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特見故所刪之數多於所增
之數也其所編錄雖不及說文玉篇之謹嚴然字者
孳也輾轉相生有非九千舊數所能盡者玉篇已增

於說文此書又增於玉篇時會所趨久則爲律有不
知其然而然者固難以一格拘矣

